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立足战争演变把握“慎重初战”

■胡有才

引言

在中国革命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继承发展了前人“谋定后动”“慎以行事”“先胜而后求战”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慎重初战”理论,并结合各个时期战争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断丰富内容,使之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中最精彩、最具特色的思想之一。未来战争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好“慎重初战”思想,更要结合战争形态演变的新特点、新规律,提高创造性运用这一作战思想的能力,打赢具有战略意义的初战。

首战必胜:更加注重全局运筹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打好初战一定要全局在胸,要把第一仗与整个战役乃至战略阶段的转换联系起来考虑。传统战争往往由一系列战役组成,战役由一系列战斗组成,且由于战争的毁伤能力有限,初战的成败得失虽影响战争全局,但还不足以“致命”。

未来战争,战争序幕一旦拉开,作战双方都会竭尽全力,意图“一锤定音”,首战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凸显,初战成为关键之战,对战争全局的影响更具特殊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初战运筹应有更宽广更远的视野与思维,决策与谋划初战时,不仅要着眼国家政治、外交斗争大局,而且必须关照军事斗争的全过程;要基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通盘考虑对手、战场环境甚至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等,科学评估战争风险;慎之又慎地定下开战决心,确定何时打、打哪里、用什么打、打到何种程度、何时结束等重大问题。初战部署必须有利于全战役、战争计划的实现,有利于政治外交斗争大局;初战行动须给敌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有利于加速战役乃至战争的进程,推动战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

谋求先胜:更加注重前瞻备战

不打无准备之仗,创造“先胜而后求战”的条件,是“慎重初战”的核心要

义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初战准备的主要方式是临战或战中准备,选择初战条件、目标和战机,制定整个战役和初战的计划等,大多是在临战或防御作战过程中进行。未来战争中,赢得初战胜利,有赖于战前的长期筹划和准备。信息时代敌我双方在网络攻防、舆论斗争、心理控制等方面的角逐往往在和平时期就已存在,因此,战前环境营造、认知攻防等均深刻影响战争开局与结局。

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战前蓄势、预有准备,打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要持续开展政治、外交、舆论等斗争,营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抢占政治、道义和法理制高点;通过和平时期的示形造势震慑瓦解对手;科学预测可能爆发局部战争的方向、地区和规模,周密准备有关作战地区战场环境资料,制定以初战为牵引的作战预案;完备构建预定战场,储备作战物资,注重关键区域力量前置,加强快速机动力量建设,构建远近衔接、攻防兼备的战略部署体系;扎实组织预案演练,抓好国防动员,厚植战争潜力。

小战即胜:更加注重控制规模

传统战争交战规模大、持续时间长,通常需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才能摧毁对方战争机器、毁损对方战争体系,达成战争目的。当今时代,制约战争因素增多,特别是武器装备的发展为控制战争规模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以有限的军事行动配合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也可以实现战略目的,甚至出现了战术行动战略化趋势,大体系支撑下的战略性战斗具有明显的战略决战性质。

这就要求我们围绕最好最快地实现战略总体目标,合理控制初战力量规模,合理使用初战手段,精心选择作战目标,把精锐力量、精兵利器用在最有利于打开局面和实现战略战役目的的方向上;把对战争战役进程有重大影响、经济影响的地域和目标,破坏对手的体系作战能力、削弱对方抵抗力和意志,达成事半功倍、小战即胜的功效。

出奇制胜:更加注重隐蔽突然

传统战争中的初战,往往在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下进行,双方作战目的与企图相对明了,更强调周密准备、集中兵力,“打则必胜”。未来战争中,随着快速投送、远程精确打击等能力的提升,战争往往以突然猛烈短促的打击揭开序幕,初战往往在战争初露端倪甚至毫无战争征兆时发生。因此,出敌不意实施突然而强大的袭击能够更加快速实现初战甚至战争目的。这已经接近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实践所验证。

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在战争条件下达成初战的突然性,综合运用多种信息压制干扰摧毁手段,破坏对手信息获取处理与传输系统,在多领域实施战略信息欺骗与迷惑,奇正结合、声东击西,使敌做出战略误判,并运用精锐力量、“撒手锏”武器装备,在敌意料之外的时间、地点采取敌意料之外的战法手段,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快速制胜:更加注重全域发力

受制于武器装备等条件基础,以往战争中我军的初战尽管形式不尽相同,但大都以地面攻防、兵力对抗为主,以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为主要形式。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发展与运用,初战的形式、方法与手段更加多样,不仅包括政治、科技、外交、经

济和心理等方面的较量,军事打击也是融地面、空中、海上和电磁网络空间为一体,表现出一种全维全纵深攻击作战的样式,且时间更短、效益更高。

这就要求我们整体运筹和综合运用各类作战兵力兵器、各种方法手段,集电磁网络和认知等无形空间攻击与陆海空天等有形空间突击为一体,在各种非军事斗争方式积极配合下,向敌方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等全域实施全面打击、复合打击,从而在更广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全面的首战打击态势,以求一锤定音、速战速决。

连战连胜:更加注重初战一体

“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慎重初战思想强调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以及下一阶段,统筹好以初战为序幕的第二仗、第三仗,直至最后一仗。由于传统战争中受机动能力、指挥控制能力、武器毁伤力等的制约,初战与中期续战、后期决战之间通常有一定停顿的时间间隔。随着战争能力的提升,未来战争进程更短、节奏更快、强度更大。一旦开战,战争将是全天候无时间间隔、无空间障碍连续实施,初战与续战及后续行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可谓环环相扣,阶段划分不再明显。

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搞好初战与续战的有机衔接,在正确预测战场形势、敌我双方实力和可能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初战与续战一体实施的计划,既要思考首战必胜之策,又要筹划推动与控制战局发展的措施行动,还要制定完美“收官”的方法,以增强战争和战役指导的全局性、连贯性。在初战展开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敌我情况的变化,随时做好调整部署、接续作战准备,打赢续战、再战、决战,以挫败对手继续进行战争的企图,坚决彻底打垮敌人,为政治和外交斗争赢得主动。



【以敌制胜】
【未来战场如何延伸阅读】

群策集

战局是战争双方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局势,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与盖然性。面对复杂变幻的战局,指挥员要趋利避害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能够应变局、悟透局、破困局和救危局,不断推进和转换战局,方可把握战场主动,夺取战争最终胜利。

审时度势善应变局。战争是对抗双方复杂体系的博弈,由一系列可以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因素交织作用而形成的变局所构成,其过程瞬息万变。面对变局,既要善于蓄势谋势,又要善于识变应变;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清局部情况,又要放眼全局情况,对战争局势变化作出清醒准确的判断。夺取战争的胜利,识变是基础,应变是关键。当作战过程中发生未预料到的变化情况时,指挥员不能固执地维持原有既定方案或战法不变,要及时果断地作出必要的调整,灵活地针对各种突发情况随机应变,努力使主观预判适应并符合战局的客观实际,才能始终牢牢掌握住应对变局的主动权。解放战争中,我军各战略方向指挥员能够根据战场上复杂多变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各种切合自身实际的作战方案,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未来作战,指挥员更应该在识变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求变,临机调整战略战术,不断创新作战方法,用科学有效的策略破解变局之困,达成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科学应变。

放眼全局跳出迷局。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局是复杂多变且指挥员很难做出正确判断决策的作战环境。制造战争迷局是战争双方在进行战争筹划时的追求。指挥员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战争设计、战略欺骗,达成己方清楚而敌方迷惑的战场态势,进而牵着敌方的鼻子走,让对方掉入假局、骗局和局中局等陷阱而不能自拔。现今,美军《军事欺骗》条令明确规定实施欺骗必须贯穿于整个作战的全过程。未来作战,当战局情况不明,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指挥员不能盲目急于决策,而是要超越自身局限,从战争的“迷雾”,准确判断敌方的真实意图;要注重发扬军事民主,听众人之声、汇众人之智,形成科学的决策,进而破解战场迷局。

找准要害突破困局。困局是指作战中陷入困难的境地,是由于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形成不利于己而有利于敌的一种态势。当作战陷入困局时,指挥员应深入分析困局产生的根源,切实找到突破困局的出路,这才是关键所在。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同美军武器装备存在“代差”,“一军对三军”的困局在开战之初最为突出,但志愿军很快就找到

善破局者胜

■刘志超 陆锋

破局之法,那就是充分发挥灵活机动、近战夜战等传统优势,采取穿插、袭击和伏击等战法,打小歼灭战,最终赢得了战争主动权。未来战争,战场态势变化多端,难免面临许多困局,指挥员一定要着眼战场全局,从敌优势入手,把准“困局之脉”;从敌要害入手,开好“破局之方”,在充分发挥我方优势基础上克敌制胜、破除困局。

出奇制胜挽救危局。危局是指一方作战处于将败未败的边缘,面临生死存亡巨大危险的境地。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险象环生,任何一步重大失误都可能让战局陷入危险境地。面对危局时,指挥员要有突破危局的决心和勇气,做到方寸不乱、出其不意、化危为机。只有主动求变创造挽救危局的条件,才能破除危局,扭转败局;相反,被动等待往往会使危局变为败局。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果断采取放弃延安的“奇招”,达成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战略预期,一举扭转整个战局局面。未来作战,面对危情败局,指挥员要临危不惧、从容处置、指挥若定,根据战局的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战略形势,因势利导、大胆创新、出其不意,以超凡之谋略和超常之举措,创造出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局势,方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

打好反智能化作战

■李伟 梁小平

观点争鸣

当前军事智能化迅猛发展,智能化武器更新加快,智能化作战灵活多样;实施反智能化作战必须采取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的策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方能占据主动。

针对智能化作战集群编成实施先期制敌。智能化作战编成具有弹性分簇、体系编配、按需重构的特点,其作战单元按作战任务灵活装配编组,依据作战需求预测洞察,实施高度灵活的弹性分簇或分组,同时立足战场环境及作战任务的复杂性,促进多类智能个体构成“军团”,进行跨越式体系编配。对此,应在全域制敌特别是制网络权、制电磁权方面下功夫,通过破解对手算法实施反智对抗,掌控制算法权和制智权。这样可以造成对手武器装备智能程序作出错误误判,系统算法逻辑失控或功能失效,从而获得先于对手实施前期规避、伏击、入侵或打击的战机。

针对智能化作战力量运用实施网电破敌。智能化作战,无论是“孤狼”还是“蜂群”,都需要与其他集群式智能武器、人机交互平台、各类型传感器及电子战系统,通过卫星及各类通信链路连接,在网络信息体系支撑下遂行作战任务,其关键是集群式智能武器依赖协同探测。对此,应运用抗欺

网信链路实施软杀伤,综合采取有源诱骗、无源干扰、扰骗结合、攻防一体的战法,新破敌信息链、指挥链、打击链和保障链。精准捕获对手集群式智能化武器与指控通信站、集群之间通信,并对其实施干扰欺骗,致其指控与信息交互链路致盲失效。

针对智能化作战对抗模式实施节点摧毁。智能化作战中集群式智能化武器体系基于任务规划和复杂控制进行自主分簇、分组、协同,在研判战场环境的同时,根据目标状态、威胁等级、价值轻重,集优调配力量遂行作战。对此,可以适时编配精锐兵力兵器,信火一体实施实体精准毁伤,通过精确摧毁对手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战场信息网络系统,摧毁对手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战场骨干力量等,从而毁损对手智能化作战重点支撑和关键资源。

针对智能化作战行动样式实施集群毁瘫。智能化作战强调多智能融合、群智能配合,从而集优解单一类型智能个体性能相对有限、力量相对不足的局限,构设交互式、集群式、响应快的全域行动样式遂行联合作战。对此,必须基于战场态势研判采取针对性措施。可根据战场多维态势,快速感知并描述对手智能化集群行动样式,利用好地形地势等环境对敌行动样式及攻防路径的制约,调配合不同作战类型武器整体布设,形成完善的多域反智能化作战能力,实现对敌的集群毁瘫。

前沿探索

随着大数据、神经网络、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决策思维、模式和方法的变革。小数据时代基于直觉和经验的决策将让位于智能化时代基于全样本数据的决策,后者将成为主导战场制胜的新范式。加快人工智能融入现代指挥决策,更好地实现人脑思维与机器计算的优势互补,才能推动军事指挥决策水平的整体提升。

厘清智能化融入的优势所在

未来战争的智能化属性将不断增强,时刻需要根据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的变化快速做出最优决策。单纯的人脑决策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战争节奏,需要积极借助人工智能,通过人机协同互补,实现军事指挥决策的快速高效。数据驱动式决策,着眼大数据资源进行数据挖掘与综合研判,从中发现数据关联、未知规律并据此辅助指挥员进行决策。自主式决策依托大数据进行分析平台,感知、认知和决策支持相结合,在确保时效性基础上,精确生成并优选决策方案。预先实践式决策,通过利用决策模拟系统,在作战决

浅议军事指挥决策智能化融入

■周国辉 刘文术 张莹

把准智能化融入的重点指向

策结果未转化为作战行动之前,对作战方案进行实验、检验、论证和优化,从中萃取最佳行动方案。由此观之,人工智能将成为战场的“全源分析师”,以其强大的数据和算法优势,拓展指挥员对战场的认知广度和深度,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态势感知、更可信的战局研判、更迅速的指挥控制。

规避智能化融入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易受缺陷数据输入的影响,存在“垃圾进、垃圾出”等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黑匣子性质,使人很难理解机器为何以及如何做出决策,难以辨识数据是否因受到损害并产生错误结果的情况。因此,要在人工智能的输入端下功夫,着眼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识别虚假、伪造、劣质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关系,提升决策所需信息的完整性。去伪存真,增加训练数据的准确性。要在人机协同的交互端下功夫。人机协同决策的最大困境在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人机互动存在不确定性,信息沟通不畅,可能产生无法预料和无法解释的结果,必须加速开发人机交流智能化模式。要在机器推断的终端下功夫。当前的“机器学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已经实现,但应不断寻求突破,充分吸纳各类技术手段,优化模型设计,完善数据库建设。要在人

机决策的分配端下功夫。人脑与机器各有优长,应注重强化“有人参与”下的人工智能,合理界定人工智能融入指挥决策的层级、范围和程度,关键时介入人脑判断,整体把控住人机协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实现智能化融入的高效有序

当前,以智能化为核心、信息化为基础、网络化为标志的军事智能化发展迅猛,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发掘人工智能优势,希冀做出比对手更快、更好的军事决策,同时给对手制造更多决策困境。我们必须紧跟世界潮流,聚焦顶层设计,充分认识并发挥智能技术对指挥决策的辅助支持作用,探索符合我军特色的人机协同决策模式,引导指挥能力体系建设。要坚持系统指导,优化结构设计人机协同路径。按照战略、战役、战术层级作战指挥的决策主旨、容量要求,区分指挥、控制、通信等任务领域,兼顾“有人、无人”各自的优势特点,充分论证人工智能融入的领域、方式和集成程度。要坚持人为主导、机器为辅,取长补短、协同配合的分工原则,设计各自的探触边界,实现从辅助决策向智能决策的转变。